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获评‘十大’实属不易，琅琊台遗址入选既在情理之中，又让人倍感惊喜。”4月29日，谈及琅琊台遗址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委专职副书记孔胜利感慨道。

两次进入终评环节，琅琊台遗址为何在今年脱颖而出？山东考古项目何以连续五年入围终评，四度获评“十大”？孔胜利向记者讲述了山东考古屡获佳绩的“秘诀”。

琅琊台入选“十大”是靠“硬实力”

此次入围“十大”终评环节的20个考古项目，有三个与“秦”有关，竞争不可谓不激烈。在孔胜利看来，琅琊台遗址最终获评，是由于自身的“硬实力”，“毕竟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七年深耕才换来今日的荣誉。”

去年，琅琊台遗址便入围终评，却与“十大”失之交臂，为何今年能够摘下这项考古界“桂冠”？

孔胜利表示，这是因为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成果在今年形成了“闭环”。此前，遗址山顶“大台”、海边“小台”、山下院落及相关道路的布局与功能未能厘清，2025年的进一步考古发掘成功解答了这些疑问，以确凿遗存印证了始皇东巡筑台的文献记载。

此外，考古团队也对琅琊台遗址的意义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阐释。孔胜利说，作为关中以外罕见的秦代高等级建筑，地处海滨的琅琊台绝非单纯的求仙祭祀场所，而是秦帝国宣示主权、经略海洋的国家工程，集中体现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的海洋理念与国家意志。这一发现不仅为理解中国海洋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关键的实物证据，也与当代海洋强国战略形成跨越千年的历史呼应。

山东考古“全面开花”源于“人才战略”

从2021年的滕州岗上遗址、2022年的临淄赵家徐姚遗址、2023年的沂水跋山遗址群，再到2025年的琅琊台遗址，山东考古项目连续5年入选终评，四度获评“十大”，旧石器、新石器与秦汉时期等历史阶段。山东考古为何能够“全面开花”？

孔胜利将其归功于山东文物与考古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我们院建立起了‘80后’为骨干、‘90后’为主体的人才梯队，其中硕士以上92人，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孔胜利说，近年来，院里考古成果丰硕，覆盖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分子考古学等领域，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范式。

展望未来，孔胜利向记者描绘了山东考古的发展“蓝图”，也就是做好旧石器阶段、旧新石器过渡阶段与新石器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构建海岱地区文明演进脉络；同时，梳理齐鲁大地对国家治理和制度构建的贡献，系统阐释黄河下游作为中华文明“思想高地”与“文化根魂”的独特价值。



秦时明月依旧在 当年曾照始皇来

琅琊台考古历时七年，

极为优惠的移民政策，“若按秦代每户人口计算，这次‘大移民’人数足有十多万人，这足以说明琅琊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程”。

秦始皇如此大费周章修建琅琊台，究竟是为了什么？2025年，吕凯再次率队来到琅琊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期待新的发现揭开这个谜团。

吕凯向记者介绍，2024年，他们曾在山下正南偏东找到一处院落基址，院落背山面海，与山顶有道路连通。有趣的是，它是个边长约120米的，规则的正方形。

“这样的形状必然是被有意设计出来的。”怀着这样的想法，2025年4月，吕凯等人对院落基址开展进一步发掘，并在其中轴发现了南北向、宽约十米的塾土区。显然，它是一条道路。这更加佐证了院落的对称布局。

更使人惊喜的是，他们还在这里找到了罐、瓮等生活陶器。结合夯土结构及出土遗物形制，吕凯推断，山下院落与山顶建筑系同期营建、使用，功能互补。也就是说，院落很有可能是始皇的行宫。

吕凯向记者描述了始皇东巡琅琊的情景：他先是登临高台，远眺沧海，而后回到宫殿，与文臣武将共商天下大事。夜幕降临，他在浪涛拍岸的声音中睡去，做着大一统帝国传至万世的美梦……

秦始皇为何修筑琅琊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祭祀和军事相提并论，举足轻重。文献中记载，秦始皇东巡琅琊的目的之一就是祭祀，可众所周知，秦朝都城远在咸阳，秦始皇为何不远万里，来到琅琊台进行祭祀呢？

“这大概率是因为琅琊台在那时本来就非常有名。”吕凯说，十多年前，多家单位在琅琊郡巡游期间，秦始皇除了筑台祭祀、刻石颂德，还做了另外一件大事。那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来到琅琊郡，遣方士徐福率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药。

除了徐福东渡的传说，秦朝还有秦始皇入海与海神搏斗的故事。对吕凯来说，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是统治中心位于关中一带的秦朝具有海洋开拓观念的证明，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从内陆走向海洋的演变过程。

历时七年，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吕凯向记者表示，今年，团队将使用科技手段对出土文物进行检测，并发表阶段性考古报告。

回首这七年，吕凯最大的感受是“不负韶光”。“我们的发掘可以确定琅琊台是目前发现的东部地区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是秦汉王朝宣示统治权力的政治地标。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考古发现实证了早期封建王朝文化融合，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吕凯说。

吕凯从小就背诵“秦时明月汉时关”，他知道，琅琊台上空的那轮明月既照着自己，也照过秦始皇啊，这种跨越时空的感悟真的让人着迷。

A04—A05 看点

4月29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出炉，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此处矗立在青岛海滨的遗址，曾留下秦始皇三登琅琊，筑台颂德的记载，却在西汉以后逐渐荒芜沉寂。考古队在此进行7年主动性发掘，终于确认山顶夯土基址就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筑的“琅琊台”。

琅琊台遗址的发现、发掘有何故事？它的“身份”是如何得到证明的？秦始皇修筑琅琊台又是为了什么？记者采访了该项目考古发掘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北京报道	

青岛有座琅琊台

在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南部，有一座三面临海、形状如台的山丘，它曾出现在诗人李白的笔下，也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它拥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琅琊台。

不过，与其他名山不同，琅琊台之所以为人所知，并不是因其雄奇壮丽，而是由于它静静承载了一位帝王的伟业与骄傲。那就是秦始皇。

琅琊台与秦始皇的故事，还要从公元前221年讲起。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自称“始皇帝”此后，秦在天下设三十六郡，琅琊郡就是其一。

两年后(公元前219年)，40岁的始皇帝率众臣向东巡狩，先是封禅泰山，然后东游至琅琊，登上琅琊台的始皇帝，面朝大海，意气风发，“大乐之，留三月”，在台上立下刻石，“颂秦德，明得意”。

秦始皇是如何“明得意”的？琅琊刻石有记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徙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秦始皇自认功高盖过五帝，恩泽连牛马都能均沾，无人不享受他的恩德，个个都能安居乐业。

此时满怀雄心的秦始皇怎能想到，短短12年后(公元前207年)，他所建立的秦朝便彻底走向了灭亡，而他所筑的琅琊台也会被“雨打风吹去”。

据文献记载，西汉晚期，琅琊台逐渐没人荒芜，所在“滨海僻遐，人迹罕至”，仅偶有文人名士追迹造访。700多年后，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琅琊台为葱郁山丘，山顶呈层状，与今人所见并无二致。

这也引起了后人的疑惑：这座看似普通的山丘，真是秦始皇修筑的琅琊台吗？

上世纪70年代起，琅琊台陆续进行过多次调查与勘探，其基本面貌逐渐被揭示出来：遗址内主要分布有两处大型台状夯土基址，即位于主峰顶部的“大台”和“大台”以东约1.2千米海边的“小台”，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但由于没找到除琅琊刻石外的证据，萦绕在人们心头的疑虑始终未消。

2019年9月，为配合遗址规划编制工作，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与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开始对琅琊台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时年34岁的吕凯任项目负责人。

作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研究室主任，吕凯平时对秦汉史关注尤多，史书中有关琅琊台的记载经常让他心驰神往。

梦想实现的这一天，吕凯既激动又忐忑。他能找到秦始皇当年留下的蛛丝马迹吗？

